

亚森·罗苹探案全集 [全译本]

金三角

Le triangle d'or

[法]莫里斯·卢布朗 著 颜湘如 译

在西方，福尔摩斯与他齐名
在东方，他是楚留香的创作原型
百年来最受推崇的绅士怪盗
永远为推理小说迷所津津乐道

Welcome to the world of
Arsène Lupin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

亚森·罗苹探案全集[全译本]

金三角

Jinsanjiao

【法】莫里斯·卢布朗 著 颜湘如 译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金三角 / (法) 卢布朗 (Leblanc, M.) 著 ; 颜湘如
译. — 合肥 : 安徽教育出版社 ; 2011.9
(亚森·罗苹探案全集 ; 8)
ISBN 978-7-5336-6287-5

I. ①金… II. ①卢… ②颜… III. ①侦探小说—法
国—现代 IV. ①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81259 号

本书译文由立村文化有限公司授权使用。

书 名 : 金三角

作者 : (法) 莫里斯·卢布朗
译者 : 颜湘如

出 版 人 : 朱智润

选题策划 : 阿卡狄亚
责任编辑 : 王 骏

装帧设计 : 吴 凯
特约编辑 : 贾 迪

出版发行 :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教育出版社 <http://www.ahep.com.cn>

(合肥市繁华大道西路 398 号, 邮编 230601)

营销部电话 : (0551) 3683010, 3683011, 3683015

印 刷 : 北京九天志诚印刷有限公司 电话 : 010-61232741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商联系调换)

开 本 :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 9.5 字 数 : 150 千字

版 次 :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36-6287-5

定 价 : 24.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Arsène Lupin

目 录

第一部 烟火雨

1. 柯珞莉妈妈	3
2. 右手与左腿	16
3. 生锈的钥匙	29
4. 火刑当前	41
5. 夫与妻	53
6. 七点十九分	67
7. 十二点二十三分	80
8. 埃萨雷斯的杰作	94
9. 巴蒂斯与柯珞莉	107
10. 红丝绳	119
11. 步向深渊	134

第二部 亚森·罗苹的胜利

1. 惊恐	147
2. 棺材钉	161
3. 一个怪人	173
4. “美丽海伦”号	190

5. 第四幕	209
6. 西梅恩宣战	226
7. 杰拉德医师	246
8. 最后一名牺牲者	261
9. 真相大白	275

第一部 烟火雨



1. 柯洛莉妈妈

离六点半还有几分钟,正当天色逐渐转暗之际,有两名士兵出现在夏佑街和夏隆街的交会口。这个小路口正对贾里拉博物馆,街心广场上种满了树。

其中一名士兵穿着一件步兵用天蓝色大衣;另一名士兵是塞内加尔人,只见他一袭灰褐色呢绒军服,裤管宽大,短上衣的腰间系着腰带;自大战以来,凡是法国轻步兵和非洲军团的士兵都是这副装束。他们俩一个缺了左腿,一个少了右臂。

路口广场中央竖着几尊森林之神赛立乃斯的雕像,他们绕着雕像走了一圈。停下之后,步兵扔了香烟,塞内加尔人却连忙捡起来,深深地抽了几口,然后才用大拇指和食指将烟捻熄,放进口袋。

两人从头到尾没说一句话。

几乎就在同一个时间,贾里拉街也突然冒出另外两名士兵,他们的军服看起来很不搭调,实在分辨不出所属的部队。不过,有一人戴着轻步兵的小圆帽,另一人戴着炮兵帽。戴小圆帽的那人腋下支着丁字拐杖,另一人则拄着手杖。

这两人就站在人行道上的书报摊旁。

这时,夏隆街、布利纽街与夏佑街又有三个人分别出现:一个独臂的轻步兵,一个跛脚的工兵以及一个腰部有点儿扭曲变形的海军陆战队士兵。他们各自往前走,来到一棵树旁靠着。

这七名伤兵没有交换过只字片语,他们似乎彼此都不认识,也

不在意甚至没发现彼此的存在。

他们或是靠在树背后，或是立在书报摊后面，或是站在森林之神雕像背后，谁也没动。在这一九一五年四月三日的夜晚，只有几盏昏暗的路灯照着冷清的路口，偶有几个经过的路人总是一眼就会注意到他们静止的身影。

六点半的钟声响了。

这时，面对广场那整排屋子中的一扇门开了。有人从屋里走出来，把门重新带上，穿过夏佑街，绕过广场。

这人是个军官，身穿卡其色制服，戴了一顶绣有三条金饰带的红色军便帽，帽子底下整个头都包着宽宽的布条，把前额和颈背遮住了。他的身材又高又瘦，右腿下半截用橡皮圈套着一条木制的假腿，手上拄着一根拐杖。

他离开广场后，走上夏隆街，然后转身，从容不迫地看了几个地方。

他仔细巡视后，回到广场上的一棵树旁，拿起手杖，轻轻地碰了碰从树身突出来的一圈肚子，那圈肚子马上收了起来。军官又再次走开。

他这回是真的离开了，沿着夏隆街往巴黎市中心走去，到了香榭大道，便步上左边的人行道。

大约在两百步的距离外，有一间大旅馆，从馆外飘扬的一面小旗子可以看出，这里已经改为临时医院。军官远远地待着，不让走出医院的人见到他，并一直等着。

六点四十五分一过，七点的钟声很快也随之响起。

又过了几分钟。



有五个人走出医院，接着又走出两个人；最后，有一名女子出现在大门口，身穿绣着红十字的蓝色大衣，是一名护士。

“来了。”军官喃喃地说。

女护士沿着军官刚才走的路来到夏隆街，然后顺着右边人行道往夏佑街的路口走去。

她轻快地往前走，脚步轻盈有致。由于走得很快，迎面而来的风把蓝色长大衣吹得鼓鼓的，两肩的地方更是晃动不已；虽然大衣鼓胀起来，却隐约可以看出腰肢的款摆与步履间所散发的朝气。

军官跟在她后面，若无其事地挥旋着手杖，一副路人闲逛的模样。

这时，在这段路上，除了他们两人之外，一个人影也没有。

可是，就在她穿越马路，而军官尚未穿越之时，有辆原本停在路旁的汽车忽然发动引擎，朝女护士前进的方向开去，并且一直和她保持一定距离。

那是一辆出租车。军官注意到两件事：第一，车内坐了两个人；第二，其中一人不时将身子探出车外，并且和司机交谈。有一回，他瞥见这个人留着一撇浓密的山羊胡，头戴灰色毡帽。

不过，女护士仍头也不回地往前走。军官改走另一边的人行道之后，不由得加快脚步，因为当女护士渐渐接近那个路口时，那辆车的速度也越来越快。

从军官所在的位置往小广场看去，几乎是一览无余，但无论他的目光多么锐利，还是一点儿也察觉不到那七名伤兵的形迹。广场边，没有路人，没有车辆，只有在远方天际纵横交错的昏暗大道之间，驶过两辆窗帘低垂的电车，才划破了寂静。



至于那名年轻女子，就算注意到街上的情景，却也似乎毫不担忧，一点没有露出犹豫的神情。跟在身后的车子应该也未使之起疑，因为她从头到尾都没转过头去。

然而，出租车越开越快。广场就快到了，和女护士之间顶多只距离十到十五米，当女护士心无旁骛地走到第一排树时，汽车再度向她趋近。就在车子驶离中央车道，开始沿着人行道前进时，坐在人行道对面一侧的乘客——也就是坐在左手边、不时探出身子的那人——忽然打开车门，一脚踩在脚踏板上。

军官再次迅速地穿过马路，也不怕被人看见，因为事情到了这个地步，那些人似乎已经完全有恃无恐了。军官把哨子放到嘴边，他所预见的事情确实即将发生了。

忽然间，车子停了下来。

车内的两个男人分别从两边车门冲出来，跳上广场报摊前几米处的人行道。

就在那名女子发出惊恐的尖叫声时，军官的嘴边也响起尖锐的哨声。而就在那两个男人抓住他们的猎物，并立刻将她往车上拖的同时，那七名伤兵也仿佛从树洞中蹦出来似的，朝两名绑匪追过去。

双方的交战并未持续太久，或者说根本没有开战。出租车司机一发现有人反击，立刻开车溜之大吉。至于那两个男人，知道自己行动失败了，眼前不但有挨乱杖痛打的危险，还有那名军官虎视眈眈地以手枪瞄准他们，为了免于被军官的枪管瞄中，他们赶紧将女护士放了，歪歪斜斜地跑了几步之后，消失在布利纽街的夜色之中。



“快追，亚波。”军官对着独臂的塞内加尔人命令道，“给我揪一个回来。”

那名女子吓得全身发抖，几乎将要昏厥。他搀着她，用一种非常关切的语气说：“别怕，柯洛莉妈妈，是我，贝瓦上尉，巴蒂斯·贝瓦。”

她结结巴巴地说：“啊！是你呀，上尉……”

“是我，这些都是和我一起来保护你的朋友，也都是以前在医院受过你照顾的伤兵，我是在疗养所里找到他们的。”

“谢谢你……谢谢你……”

然后她又抖着嗓子问了一句：“其他人呢？那两个男人呢？”

“逃走了，亚波去追他们了。”

“他们为什么找上我？你们又为什么会刚好出现在这里？”

“这些等一下再说吧，柯洛莉妈妈。先说说你，你要我们送你去哪儿？对了，你应该到这里来，先定定神，休息一下。”

上尉和一名士兵轻轻扶着女护士往一栋房子走去，四十五分钟前他便是从这栋屋子走出来的。女护士便顺他的意随之去了。

他们一伙儿人全都进到一楼的客厅，厅里亮着电灯，还有熊熊的柴火燃烧着。

“请坐。”他说。

她虚弱地倒在一张座椅上，上尉也开始发号施令。

“普拉，你到餐厅拿个杯子。里柏拉，你到厨房拿一瓶冰水……夏特朗，你到厨房旁边的配膳房里拿一瓶朗姆酒……不，不要，她不喜欢朗姆酒……那就……”

“一杯水就好了。”她笑着说。



她的两颊恢复了些许红润，不过还是十分苍白，嘴唇上也有了一点儿血色，挂在脸上的微笑显然充满了信任。

这张既迷人又温柔的脸庞，轮廓清晰，五官细致，肤色微黑，而且带有一种纯真的表情，好像一个受了惊吓的孩子在瞪大眼睛看周遭的事物。但在这番优雅细致之中，偶尔也会流露出一种坚毅，大概是因为她炯炯有神的目光和那两条垂挂在白色护士帽底下、整齐黝黑的辫子。

“啊呀！”上尉高兴地大喊，“喝了水以后，好像好一点儿了哦，柯珞莉妈妈！”

“好多了！”

“好极了，刚才可真是太刺激、太惊险了！我们得好好解释一下，好让真相大白，是吧？兄弟们，你们还是先向柯珞莉妈妈问个好吧，说真的，谁想得到呢？当初她细心地呵护你们，还为你们将枕头拍松好让你们睡得舒服，谁想得到这回却轮到我们照顾她，轮到小孩呵护妈妈了？”

大伙儿全都围到她身边，他们不论是独臂或跛脚，残废或行动不便，见到她都十分欢喜。她也热情地和他们握手。

“里柏拉，脚还好吧？”

“已经不痛了，柯珞莉妈妈。”

“你呢，瓦提内，肩膀怎么样了？”

“一点儿痕迹也没有了。”

“你呢，普拉？你呢，乔利斯……”

再次见到这些她视为孩子的人，她的情绪更为激动。巴蒂斯·贝瓦便嚷着说：“柯珞莉妈妈，你怎么哭了？你呀，就是这样虏



获我们的心的。在病床上受折磨的时候，我们使劲忍住不喊痛，你的眼泪就会大颗大颗地滴落。柯洛莉妈妈在为她的孩子们哭泣呢！我们的牙根也就咬得更紧了。”

“而我也哭得更厉害，”她说，“就因为你们怕我难过。”

“可是今天你又来了，不要这样，别这么多愁善感。你爱我们，我们爱你，没什么好难过的。好啦，柯洛莉妈妈，笑一个吧……喏，亚波回来了，他可是随时都面带笑容的。”

她猛地站起身来。

“你想他有没有抓到的人？”

“当然了！我让他去揪一个回来，他绝不会失手。我只担心一件事……”

他们一块儿走向前厅。那个塞内加尔人已步上阶梯，右手抓着一个人的后衣领，那人全身瘫软地吊在他的手臂上，倒像是一具傀儡。上尉命令道：“放开他。”

亚波手指一张，那人便滚落在前厅的地板上。

“我就担心这个。”上尉喃喃地说，“亚波只剩下右手，可是只要这只手掐住了谁的喉咙，就很难不把它掐断，那些德国佬应该很明白这种感觉。”

亚波像个巨人一样，肤色黝黑亮泽，一头鬈曲的短发，下巴也有几根鬈须，一只空空的袖子固定在左肩头，短上衣上还别了两枚奖章。他半边脸颊、一部分下巴、半边嘴巴和上颚都被炸弹炸碎了。嘴巴另一边直裂到耳边，好像随时都保持笑容，不过看他受了伤的那半边脸在马马虎虎地缝合、植皮之后，总是面无表情，所以这半边的笑容也就更显得诡异。



而且，亚波也丧失了说话的能力。他顶多只能发出一连串语意不清的嘟哝，好像不断重复着“亚——波”两个字，这也是他绰号的由来。

他一下看看主人，一下看看自己抓回来的人，嘴里还是说着那两个字，神情显得很满意，就好像一只替主人带回猎物的忠心猎犬。

“很好。”上尉说，“不过，下次出手轻一点儿。”

他弯腰检视了一下，发现那人只是昏过去而已，便对女护士说：“你认识他吗？”

“不认识。”她说得很肯定。

“你确定吗？真的从来没见过这张脸？”

这张脸又圆又肥，黑色头发上涂了发蜡，嘴上的髭须已经花白，身上那套深蓝色的衣服剪裁精致，不是有钱人可穿不起。

“没有……从来没有……”女护士说。

上尉搜了搜口袋，里面连个纸片也没有。

“算了，”他边站起身来边说，“等他醒来再盘问。亚波，把他的手脚绑起来，你留在前厅看着。其他的弟兄们，你们也该回疗养所了，我有钥匙，和妈妈道别后，就快走吧！”

大伙告别之后，他便推着他们出门，然后回转身来将女护士带到客厅，高声说道：“现在我们可以好好谈谈了，柯珞莉妈妈。在解释之前，你先听我说一件事，这不会花太多时间。”

他们坐在火炉前，明亮的火焰烧得正旺。巴蒂斯·贝瓦在柯珞莉妈妈的脚下塞了一个软垫，后来好像觉得太亮便关了一盏灯，等他确定柯珞莉妈妈可以舒舒服服地听了，才开始说：“你也知道



的,柯洛莉妈妈,我在一个礼拜前出院,然后就住在医院附属的疗养所里。疗养所位于纳伊的马佑大道上,我每天早上在那儿包扎换药,晚上再回那儿睡觉,其他时间则是到处闲逛,找地方用餐,要不就是拜访老朋友。可是今天早上,我在大道上一间很大的咖啡馆兼餐厅里等一个朋友时,却无意中听到一段即将结束的对话……我应该先向你说明一下,这间餐厅中间隔了一道与人等高的隔板,一边让人喝咖啡,一边让人用餐。当时餐厅这边只有我一个人,而那两位客人因为背对着我,所以看不到他们的长相。他们一定以为没有其他客人,所以并未压低声音,也才会让我听到他们的谈话……我还把那些话记在这本笔记本里。”

他从口袋里掏出笔记本,又继续说道:“这几句话为何引起我的注意,你待会儿就知道原因。之前他们还说了一些有关烟火的事,也就是大战前已经施放过两次的那种烟火。这是一种夜间讯号,用来侦测敌军有无折返的迹象以便及时应变。这些没有让你联想到什么吗?”

“没有,怎么了?”

“再听下去就知道了。哎呀!我又忘了告诉你,那两个人说的是英语,说得还不错,不过从口音听得出来两人都不是英国人。我这就把他们说的话原原本本地翻译给你听:

“‘总之,’其中一人说道,‘一切都安排妥当了。今天晚上,将近七点的时候,你就和他到指定的地点去。’

“‘我们会的,上校。车子已经订好了。’

“‘很好。记住了,那丫头会在七点离开医院。’

“‘你放心,绝对不会出任何差错,因为她每天的路线都一样,



一定会经过夏隆街。’

“‘一切都计划好了?’

“‘差不多了,我们打算在夏佑街尽头的广场上动手,给她个措手不及,就算有路人经过,也救不了这女孩。’

“‘司机可靠吗?’

“‘给了他不少钱,应该会乖乖听话,这就够了。’

“‘好极了,我到老地方等你们,我会坐在车里。你们把那丫头交给我,以后整个局面就由我们掌控了。’

“‘你还能掌控那丫头呢!上校,这可真不错,因为她实在是美若天仙。’

“‘美若天仙。我老早就看过她了,只是一直没机会认识,刚好可以利用这次机会一并解决。’

“上校又接着说:‘她可能会哭,会尖叫,会咬牙切齿……再好不过了!我喜欢有人反抗我……不过我还是最强的。’

“他说完便放声大笑,另一人也跟着他笑。他们付钱的时候,我马上站起来往面向大道的门走去,可是只有一个人从这扇门离开,那人留了一道浓密、下垂的山羊胡,还戴着一顶灰色毡帽。另外一人则从另一扇门出去,那扇门面对的是一条与大道垂直交叉的小路。这时候,路上只有一辆出租车,那人上了车,我便无法继续跟踪他了。只不过……只不过……我知道你每天晚上都是七点离开医院,而且会走夏隆街,所以啰,我当然猜得到……”

上尉不再说下去,女护士则一副忧心忡忡、若有所思的模样。过了一会儿,她开口道:“你为什么事先警告我?”

他失声大喊:“警告你?万一他们找的根本不是你呢?何必让